

11 6: 1 70

鄂托克前旗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鄂托克前
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鄂托克近代大事记·····曹德巴搜集整理	
	曹纳木校勘翻译 (1)
沙漠化的变迁·····白宝山	(36)
关于四个盐湖的历史沿革·····王占魁、张巴	(56)
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古城堡概况·····曹德巴	(63)
蒙古族供奉禄马的礼仪·····曹纳木、郭永明译	(66)
鄂托克旗的十三个敖包及祭典的习俗·····	
	曹德巴、牡丹译 (72)
鄂托克旗的黄教与召庙·····曹纳木、曹德	
	巴整理牡丹译 (74)
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波都勒口述	
	曹德巴整理 (111)
解放前的阿日勒庙学校·····曹纳木	
	尤 岗 (115)
在银川的生活片断·····包正兴	(120)
田清波与他的著作·····曹纳木	(127)
奇恩诚传略·····金牡丹	(139)
“红鼻子”巴特爾其人·····曹德巴整理	
	牡丹译 (145)
曹纳木拉希之死·····曹德巴整理	
	牡丹译 (147)

鄂托克近代大事记

(1840--1949)

曹德巴搜集整理

曹纳木校勘翻译

行政建置概况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庚子年)鄂托克旗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旗扎萨克王爷为第九贝勒棍藏拉布坦扎木苏。全旗的行政建置有:15个哈日亚(参领),83个苏木(佐领)以及白通达等军政管理机构。15个哈日亚是:大哈日亚、二哈日亚、多罗苏木哈日亚、巴嘎胡舒哈日亚(三个)、乌拉特哈日亚(三个)、哈日哈腾哈日亚(两个)、呼和希布钦哈日亚、哈塔斤哈日亚以及用参领姓名命名的两个哈日亚。旗民中蒙古族占绝对多数,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

——阿尔并贺什格提供资料

额尔德尼绰克图袭札萨克

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癸丑年)。

棍藏拉布坦扎木苏侄子额尔德尼绰克图袭第十代札萨克

多罗贝勒。

——摘自《蒙古世系》230页

察克都尔札布袭札萨克

一八六二年（同治一年，壬戌年）。

额尔德尼绰克图卒，侄子察克都尔札布袭第十一代札萨克多罗贝勒。

——摘自《蒙古世系》227页《鄂托克旗王谷世袭及札萨克的排列》

“毛霍拉盖”进入鄂旗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丙寅年）。

马化龙的一支回民起义军进入鄂旗西部地区进行掳掠，持续了三年之久，造成严重损失。这里的人们把它叫做“毛霍拉盖”叛乱。

——摘自阿尔并贺什格《关于鄂、乌两旗地界纠纷》

鄂托克旗独贵龙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丙寅年）。

鄂托克旗兴起了“独贵龙”运动。人民群众纷纷起来，

围着旗衙门搭起帐篷。举行“独贵龙”运动，抗拒理藩院衙门强加在牧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

——《满族统治下的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中辑9页。

天主教的传入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甲戌年）。

比利时天主教的神甫德玉明和魏林教在向导沙木腾金巴（藏族人）的带领下来到了柳贵湾传经布道。从此天主教开始传入鄂旗。翌年（光绪一年，乙亥年）鄂旗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城川苏坝海子建起，同时又来了一名姓司的神甫。

——摘自《边疆公教社会事业》30页、《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喇什札木苏袭札萨克贝勒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辛巳年）。

察克都尔札布卒，其堂兄喇什札木苏袭第十二代札萨克多罗贝勒。

——摘自《蒙古世系》221页，《1935—1951年鄂尔多斯孛儿斤氏王公》

苏坝海子教堂移至城川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壬午年）。

苏坝海子的天主教堂迁至城川旧寨子，建造了二十几间房子。蒙汉教民发展到三十至四十户。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章文轩的出生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年）。

章文轩出生在鄂托克旗苏米图陶告图淖尔伊克哈日亚，取名札木杨希日布，其父查干芒乃是牧民，章是他的独生子。

——摘自阿尔并贺什格《章文轩司令始末》、《章文轩传略》

章文轩当沙卜隆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年）。

年仅七岁的章文轩削发为僧当了沙卜隆，赐名沙德如布旦毕札拉森。

——摘自《章文轩司令始末》一文

增建克布尔教堂

一八九二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

城川天主教堂在鄂托克旗珠和的克布尔和乌审旗的小石砭尔各增设一个教堂。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反对天主教，打死洋人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

在“义和团”和“红灯照”运动的影响下，鄂托克旗以章京宝日和其劳为首举起了反洋教斗争的旗帜，他们组织“独贵龙”，准备配合义和团赶走外国洋人。这个消息传出后，在蒙旗住的天主教神甫于农历六月带领教徒逃往小桥畔教堂。七月十五日“义和团”、“红灯照”第一次攻打小桥畔教堂，但没有攻破。农历七月十八日夜，“义和团”、“红灯照”又与蒙地的“独贵龙”联合起一百多人再次攻打小桥畔教堂，由于洋教士据寨困守，因而围攻了四十天也没有攻破寨子，只打死了一名姓阎的神甫和两名教徒，焚烧了附近所有的教堂。农历八月二十日满清政府传下了“不准打外国洋人”的圣谕，“义和团”、“红灯照”、“独贵龙”才撤走。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关于打死洋人的赔款问题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

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等人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西、比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并取缔了“义和团”等组织。此后各地教会乘机大肆敲诈勒索，纷纷与当地签订赔款合同。同年夏季伊盟的赔款会议在柳贵湾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上级衙门派来的嘎力达札勒丰嘎等十一名官员外，伊克昭盟各旗派员参加的蒙族有巴岱、玛希、普尔布、班斯尔；汉族有李波、阎旺才等六人，教会方面有杨、巴二神甫。这次会议的费用由札萨克、乌审、鄂托克三旗负担，其中鄂托克旗负担的开销最大。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打死一个神甫赔白银一万两，打死一个教徒赔白银一千两，加上被烧的教堂及打仗的耗费等共向教堂赔白银一十五万两。其中鄂托克旗赔白银八万四千两。这些赔款除一部分用牲畜抵偿外，其余以二十年为限，抵押了土地。赔教地北至黄蒿塘、南至生地滩、哈日图山、达巴图山（据有些资料说西从成熟地界开始，北至班希里，东至城川滩，南至阿玛色尔音查干苏贝）宽约二十里，长约八十里左右。

——摘自《辞海》和《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关于陶乐开垦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

清朝理藩院绥远行署派员到陶乐放垦。由于牧民们强烈反抗遂停止放垦。一九〇五年，清政府以建立皇家的马料基地为名，再次到陶乐放垦，并且以年定租的形式出租给宁夏的马进业和陕西的杨富源耕种。在当地牧民群众反抗和上告下于一九二四年（民国三十年，甲子年）由绥远重新丈量土地，一九三〇年在杨贵庄村设立了“沃野设治局”划定了界限。但牧民群众还在继续上告。于一九三九年宁夏马鸿逵擅自建立了陶乐县。随后于一九五八年由中央在石嘴山召集宁夏、内蒙鄂托克旗双方进行磋商，达成了现行边界。

——摘自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鄂托克旗《乌仁都西》一九八〇年十二期三十二页

“八处独贵龙”合起来抗拒赔款摊派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

鄂旗城川教堂的神甫闵玉清等人不断逼王府交《辛丑条约》所定的庚子赔款的银两。当时旗王爷无法交银，就向牧民摊派，强迫牧民十羊抽一，后来又十羊抽二，最后竟十羊抽五。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本来就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牧民忍无可忍，于是在全旗范围内爆发了八处“独贵龙”运动，进行了反抗斗争，抗拒赔款摊派。这次斗争迫使洋教堂做出

让步，停止追索摊派赔款。这八处“独贵龙”是：珠和、查干陶勒盖、布拉格、查布、阿尔巴斯、克布尔、苏米图、包日浩晓。

——《章文轩统治鄂旗二十年》油印本

噶勒藏罗勒玛旺札勒札木苏 为袭札萨克位而借款典地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

鄂托克旗王爷喇什札木苏之子噶勒藏罗勒玛旺札勒札木苏为袭札萨克贝勒，向洋教堂神甫闵玉清借了一千两银子给清朝皇帝上贡。后来噶王把城川、黑梁头、哈日呼德、巴彦坑三个平川典给了教堂，还清了欠银。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噶勒藏罗勒玛旺札勒 札木苏袭札萨克贝勒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

鄂旗王爷喇什札木苏卒，其子噶勒藏罗勒玛旺札勒札木苏袭第十三代札萨克多罗贝勒（后为札萨克多罗郡王）。

——摘自《蒙古世系》229页和《鄂托克旗王爺世襲和札薩克的排列》

重建城川教堂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

由教徒筹银三千两，神甫出粮，重新建造了城川天主教堂。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

水柳湾案件

一九一二年（民国一年、壬子年）。

海流图庙的喇嘛旦巴敖斯尔见财起意，在海浪太梁南水柳湾杀死了从榆林来做生意的癩裁缝等六人。此后榆林方面经常来人向鄂旗追究人命案。故把此事件叫做“水柳湾案件”。

——摘自《关于鄂托克旗西部卖地与阿尔并贺什格谈话记录》

“图门独里”路经鄂旗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年）。

以芦占奎、嘎乌力吉图为首的一伙强盗窜入鄂托克旗进行大肆抢劫。这里的人们把他们叫为“图门独里”（《边疆社会公教事业》45页载为民国六年，这可能是丙辰年腊

月)。

——摘自1982年与86岁的森虚巴图尔老人谈话记录和《贺什格巴图诗集》57页

修建城川寨子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年)。

由小桥畔来的一百二十余名教徒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建了城川寨子。

——摘自《关于天主教传入鄂旗的情况》和《边疆公教社会事业》45页

脑高召的落成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年)。

新召的脑高召竣工。该召约有三层楼房高,顶部全部用绿色琉璃瓦做成,十分雄伟壮观。

——摘自《新召史》

公卡汉放垦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民国七年至八年,戊午年至己未年)。

鄂旗把鄂忽日沙拉至沙头井的一块土地交与汉人开垦耕

种。此后公卡汉（原查干其劳图）的大片土地逐渐放垦变成了农区。

摘自唐米德忆述，额尔敦巴雅尔整理的《公卡汉放垦》

关于特丙地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年）。

鄂托克旗查干札达盖驿站，由于人口增多，生活困难等原因要求开垦。为此一九一九年绥远省垦务局专门给驿站职员划拨了生活补偿地——特丙地（驿站地）。特丙地占据了大片牧场，激起了乌审、鄂托克、杭锦等三个旗边界牧民的不满，他们组织起“独贵龙”进行斗争，反对开垦，但始终没有达到目的，耕地还年年扩大，牧场年年缩小。

——摘自《了如指掌》一文的89至91页

开放头道地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民国八年、九年，己未年、庚申年）。

旗王府将二道川东西长二十里，南北宽十里（据吴凤鸣说一九二二年嘴王将二道川西面至北面的包海井卖给了高硕秀）的土地卖给陕西定边的高硕秀耕种。因为这是头一次放垦，所以人们把这块土地称为头道地。

《伊盟事件资料汇编》第一辑

苏那木热希之死

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民国十年，庚申年）腊月二十七日。

灯影子札巴等十六人合伙起来，胁迫西协理王楚格斯仁到苏那木热希家，杀死了管旗章京苏那木热希和他的亲信孟克巴彦尔。翌年（辛酉年）正月初一，他们驮上两个人头当礼物，到鄂旗王府给噶王拜了年。逼噶王承认他们是旗的军队，承认灯影子札巴为连长并发给他们部分枪支弹药，保卫鄂旗西部边防和管理盐湖。

——据仁庆道尔吉提供的资料整理

关于建立李格什德黄军问题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年）。

李格什德对旗王爷噶勒藏罗勒玛旺札勒札木苏说：“在鄂旗西部的“独贵龙”，抗拒交纳草头税，与王府作对，如不加遏制今后肯定要出乱子，我提醒王爷，应该建立自卫的部队”。王爷即按李格什德意图建立了一个连的部队，任李格什德为连长。

李格什德掌握了这支军队后，就开始镇压“独贵龙”运动。西部各“独贵龙”联合起来与李格什德抗衡，最后活捉了李格什德。李格什德受到“独贵龙”的严惩后不久死去。

——摘自苏日克木提供的资料

希里庙聚会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年）。

苏那木热希被杀后，他的弟弟劳钦喇嘛上诉于盟府。当时伊盟达（达旗王爷森布尔巴图）派道尔吉斯仁等四十多人到鄂托克旗希里庙聚会解决这一问题。但因被告灯影子札巴等由城川教堂保护着，所以聚会三个月也没有解决问题。在此期间官员乘机大肆敲榨人民，摊派五食品。

——摘自《关于鄂托克旗独贵龙运动和内蒙革命党历史情况记载资料》和升济米图谈话记录

吉拉“独贵龙”的兴起

一九二三（民国十二年、癸亥年）。

乌审旗的杨登与鄂旗的却德尔两人因债务和奸妇霸女之事发生矛盾，杨登赴盟府控告却德尔。达府衙门为此处理此案，决定在鄂旗克珠尔庙召开会议审理此案，并由伊盟达委派司书长任庆日格巴协同鄂旗管旗章京色当道尔吉、白通达噶勒藏栋日布等七十余人参加。会议延续了五十多天。在此期间，官吏们向牧民摊派役乘、征收食羊、五食餐品等，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以章文轩、包劳德为首，把珠和、查干陶勒盖、布拉格等三个“独贵龙”组织中的部分成员召集在阿日勒庙上，组织了一个“独贵龙”进行反对贪官污吏，反摊派反荷捐的斗争。把仁庆日格巴、色

当道尔吉等人撵回札萨克旗。这次“独贵龙”由六十人组成，故称“吉拉独贵”。后将此地名也叫“吉拉”沿用至今。

——参阅阿尔并贺什格写的《章文轩司令始末》和《关于鄂托克旗独贵龙运动和内蒙古革命党历史情况记载资料》

灯影子札巴被杀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壬戌年）

灯影子札巴杀死苏那木热希后逃到城川教堂避难，后来他去安边买回一部分枪支，在鄂旗西部几个盐湖上来回扎营。二月九日被安边国民党冯钦斋营长的兵打死于查干淖家中。

——摘自与森盖巴特尔、仁庆道尔计、斯庆高娃、苏都等人谈话记录

开放二段地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年）。

旗衙门把包海井至阿玛乌素南梁的一块地卖给高硕秀耕种。（《伊盟事件资料汇编》第一辑写道：二段地与头道地同样原因卖给高士修，面积东西长廿里，南北宽十里，南以走宁夏大路为界。北以小庙台、官家梁、刘家场为界。西至陈家伙场为界，东至余家场为界）。把这块地称为二段地。

——摘自与吴凤鸣谈话记录

鄂托克旗东部放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年）。

鄂托克旗衙门因债务纠葛，将旗东部查干吉林耕地以十五年的期限抵押给榆林王四驹耕种。这块地南至陶高迈，北至杭锦旗界，东至查干吉林，西至干海子，约二十平方里。当时只有八户农民耕种。以后逐年放垦农户随之增多。

——当时八户之一越兆锦忆述

内蒙人民革命党

鄂托克旗委员会成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丙寅年）冬。

内蒙人民革命党鄂托克旗委员会成立，下辖九个支部。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中辑298页

开放三段地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丙寅年）。

鄂旗衙门把从达克勒图梁至羊柴滩的地，以一千两银子卖给高硕秀耕种。这是继二段地后又一次放垦，故称三段地。

——摘自吴凤鸣谈话记录